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現當勦辦㗩夷。恐智窮勢蹙。分赴各海口滋擾。盛京最關緊要。首宜扼要防堵。昨據耆英等奏。添造擡槍一百數十桿。又添設鳥鎗九百數十桿。均經降旨允准製造。以資守衛。儻該夷舍舟登陸。便可轟擊制勝。諒該將軍已迅速趕辦。並將火藥加工舂鍊。如式配合。惟擡鎗鳥鎗。均係陸路施用。未能及遠。設使夷船駛至。非連擊大礮。安能破敵摧堅。盛京大礮無多。據奏少則不數分撥。大則工費浩繁。自係實情。然根本重地。所關匪淺。既不可畏難苟安。亦難因噎廢食。況夷船所放大礮。不

必登岸。已能及我。若無禦敵之具。何以固要隘而衛軍民。該將軍駐紮海口。已閱數月。該處情形諒均熟悉。萬一夷船駛回滋擾。我兵如何抵禦。及有無把握之處。著據實具奏。

戶科掌印給事中朱成烈奏。竊查逆夷不知陸戰。我陸兵與彼相接。是謂以眾制寡。以能制其所不能。即彼水戰所恃者。亦不過船大而堅。帆捷而巧。礮大而準耳。一切戰法俱不能精。其船帆能用逆風旁風。獨順風不甚利。無風益不能行。且彼船高。置礮亦高。能上擊平擊而不能下擊。雖有漢奸為之羽翼。亦可智取也。我軍果能奪其所長。擊其所短。斯可聚而殲之矣。謹擬戰策。約舉數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廣東省河兩岸。厚築土隄。寬挑土濠。以備逆夷再至。墮其全軍也。隄以避礮。彼如開礮。則為土所埋。濠以伏兵。彼如過隄。則伏兵齊起。立即斬捦。再於隄中作函洞以為礮眼。於洞旁一丈之遠。穿隄置長竹筩。作為眼目。以瞰夷船初來放過。待其大衆。兩岸一齊開礮。使彼左右不能兼顧。河之上流。多集已舊小船。載引火之物。令水勇在水中奮力推下。以燒其前面。彼抵前則不及抵左右。抵左右則不及抵前。我軍有一面得手。該逆已成灰燼矣。或謂函洞未免費工。即於隄上牢置礮架。點礮之人。執牛革穰囊以避

彼之礮子。此以柔制剛之法。亦可得勝。臣愚竊謂宜兩用之。二月二十四日省河之戰。總兵長春英勇過人。若有護身之具。必不致礮傷其顙。再聞省河不甚寬廣。夷船在河中流。不惟兩岸開礮可及。即強弩火箭亦可射到。該夷膽敢至此。可見並不知兵。自尋覆敗。不難尅期收復虎門也。一將逆夷逐出虎門。如敢仍踞內洋。彼之大船。我以小船擊之。彼之小船。我以大船擊之。可期必勝也。蓋彼大船開礮。不便俯擊。我之小船。高不過一二尺。彼礮已在六七尺以上飛過。我船逼近。可以任所攻擊。或謂小船距彼將近。彼有聯環鎗可以俯擊。然此槍擊出。至遠不過百餘步。我

之小船。在二三百步之外。用可擊五六里之礮。擊之斷無不勝之理。此以散制整之法也。又謂大礮用於小船。須防其坐。按成法有以米囊抵於礮後。竟不坐者。是可用也。彼之小船。亦載可擊五六里之大礮。我之大船。原不甚高。礮可俯擊。若用可擊十餘里之礮。於七八里之外擊之。彼斷不能至前。且多傷篷。此以遠制近之法也。或疑大小船相錯。不能分別擊之。然以蜂擁小船既多。以前一半分擊其小。以後一半直趨其大。小既圍其小矣。待我大船將近。一聞號令。即已閃出前面。我大船直前壓之矣。迨至逐出內洋之後。我軍攻勦之法。百出不窮。逆夷安得不授首哉。

一逆夷退出外洋。如敢再入內洋。可設法制其大船也。查逆夷船大如山。喫水一丈有餘。大洋水深。可以縱橫如意。若至內洋。則水不盡深。淺處或至膠舟。並可於水底特設重險。待其來。以小舟開礟誘之。誘至淺處險處。彼船不得動。安得不任我攻圍。且聞夷船不能左右同時開礟。左右同開則船覆。我兵分左右。以火礟齊攻。必有一面得加。凡與水戰。皆宜確用此法。且彼乘潮方入內洋。我兵先分起與之游戰。或竟堅避不出。迨潮退然後奮勇叢擊。必能大捷。宋將岳飛在洞庭破楊太輪船。以小船誘至淺水。因而制之。今若變通其法。則彼之船不足恃矣。

一無風之日。可以出洋攻擊也。彼之船大。必須使帆。無風必下碇。我兵伺其下碇。以多槳小船。四圍繞攻。專擊其船之近水處。數擊則破。破則沈矣。若彼小船在前攔戰。我軍即用前法。以前後分擊其小大。蓋彼小船無多。我以二隻戰彼一隻。即已立奪其魄。粵省連年用兵。豈無數百隻小船。且漁船亦可雇用。又彼大船為我小船所牽。我之大船。正可直趨彼之小船。我之小船。並可替出擊彼大船也。又有用木筏取勝者。查木筏整木平底。既不可翻。又不可沈。較諸船尤低。可以避礮。其制前後兩筏。以鉤環聯而為一。多設水輪木槳。使之進退迅速。前筏多用狼牙大釘。釘於

筏頭上載火具。釘入賊船。縱火燒賊。我兵俱登後筏。摘環前進。用礮擊賊。可獲全勝。金敗宋將韓世忠。以無風破之。今用其法。則彼之帆不足恃矣。

一順風我之所利。可出奇制勝也。一法用敝舊大船內載柴草。揚帆在前。以為障蔽。以牛革絮被兩三層。撐出船頭數尺。以防其礮。上用數水勇及善泅舵工。專管使船。各執牛革以避礮。後用多槳小船。載精兵火器隨之。彼擊大船。則小船急進。大船一遇彼礮即燃。燃則乘風已抵彼船矣。彼恐延燒。不及顧我之小船。小船乘機勦之。為彼礮之所不及擊。則彼之礮亦不足恃矣。再用廣東人所造鴛鴦礮

子。以燒其帆。該逆尚有孑遺哉。聞此項礮子。曾破水盜張保。著有成效。沿海各省。正宜如式置造。以為燒賊之具。

一彼乘夜或來偷營。多用無底空船。以小船夾左右繼其後。可以決勝也。月黑之夜。以此項船隻。用牛革絮被。裹於船頭。多置旗幟草人。靜俟待之。彼如直前登我空船。則沒於水。彼用礮擊。則可遮蔽後之小船。後之小船。待其開礮齊前擊之。彼必失措。或竟以此船乘夜劃賊。亦可使之惶惑無主。宋將張貴曾用此法以誤敵。敵人溺死者萬餘。今誠偶一用之。彼之船與礮。均不足恃矣。

一募水勇以間漢奸。必能成功也。蓋水勇皆漁戶水盜等

勦。惟利是逐。强悍輕生。又能衽席海濤。出沒自若。我誠榜示水勇。有能沈一夷船者。賞銀若干。斬一白夷黑夷者。賞銀若干。生擒一漢奸者。賞銀若干。則必奮勇圖之矣。即以所擒漢奸。放歸用間。以間眾奸。令各斬夷來獻。不但必赦其罪。且與水勇一律重賞。必多轉而內向者。一漢奸殺賊投首。眾漢奸皆為夷所疑。則逆夷之羽翼翦矣。蓋至我兵屢創逆夷之後。漢奸亦應知逆夷終滅。不復為彼用矣。

一廣南破夷之法。亦有可用也。聞夷船失風。誤入廣南。廣南人遣善沒者入於水。以鐵鍊釘其船底。即以舟掣之。使擱於淺水。焚其船而取其輜重。該夷至今在大洋行走。以

見廣南山為戒。見則斬舵工有常刑。其伎倆可知矣。昔鄭成功曾言該夷惟習槍礮攻戰之理皆謬。蓋信然也。又宋將韓世忠與金水戰。以鈎繫鍊。飛擲金船。鈎住曳之。每曳必沈。今以此法制彼三板沙板等船。尤易為力。彼之大船益無護衛矣。

以上數條。多主火攻。逆夷並無他長。且畏火攻。我誠扼其所短。多方以誤之。必成擒矣。至於開礮遲速。所爭祇在轉瞬之間。全在點礮兵將。眼明手快。膽量過人。方能制勝。則恃統兵之將。委用得人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給事中朱成烈奏陳勦辦逆夷戰策一摺。據

稱逆夷並無他長。不過船堅礮大。扼其所短。即可奪其所恃等語著奕山等於到粵後。將摺內各條。體察情形。是否可行。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臣現在購匠設局。擬添鑄六七千斤大礮。度計沿海緊要口岸。總須有此大礮十六位。再附以二三千斤中礮二三十位。方足以資捍禦。臣先期分飭委員。提赴各處購買生鐵二十萬斤。陸續運赴登州。一俟閩省匠人到東。即多雇本省鐵匠。令閩匠指示造法。迅速鑄造。務令多加鎔鍊。以期堅固。所需工費。臣與藩臬運三司暨各道府。公同捐廉置辦。

硃批。總要摧堅致遠。更須有準。方好。妥實為之。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山海關海洋有夷船遊奕。降旨派哈哴阿前往協同堵禦。現在該處安謐。移營各事宜。業已辦竣。哈哴阿著暫行回京。聽候諭旨。所有隨帶前往之護軍參領寶玉等八員名。即一併帶同回京。其餘兵丁。仍著原帶之員。率同照常防範。毋稍疏虞。

丁和。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查江蘇省洋面綿長。海口紛歧。崇明孤懸海外。更為喫重。自上年逆夷不靖。熟籌堵禦之方。該處設有重兵。總兵田松林。獨當一面。尚能鞏固海

防此外則寳山縣之吳淞江口緊接大洋上海縣之黃浦江口毗連吳淞該二處防堵事宜均關緊要臣於回任兩江後即由上海馳赴寳山途中周歷巡查各弁兵分防地段隊伍整齊聲勢聯絡沿海師船漁船駐守口門隨時出入巡探不致稍有疏懈其吳淞江口東西礮臺及寳山之東門塘岸均經安設大礮多備火藥如有夷船進口足資抵禦提臣陳化成親駐帳房與士卒同甘苦氣勢尤為振作惟吳淞兩岸兵力尚嫌單薄雖經前護督臣程矞采將挑備太湖營兵三百名提標營兵二百名添駐東西礮臺而江東礮臺遠接高家嘴洋面人煙寥闊必須岸上多宿

防兵。方可遝為犄角。又寶山城外小沙背石洞張家橋等處。地勢空闊。濱臨外洋。上年曾調漕標官兵。分駐防堵。業經撤回。其上海縣東溝地方為上寶川沙三廳縣交界臨江扼要之區。江岸村莊。鱗次而居。此時均應派防以杜逆夷登岸剽掠。業經臣飭調安慶營兵三百名。札委守備孫貴專駐吳淞東岸。俾壯聲威。另調遊兵營兵二百名。漕河兩標兵各一百名。徐州鎮標兵二百名。定國營兵一百名遴派千把外委。帶赴小沙背東溝等處駐防。並令寶山上海二縣。派撥練勇七百名。協同防守。由吳淞營參將周世營及駐防上海漕標右營遊擊王永祥稽覈勤惰。旋准廣

東來咨。逆夷在粵猖獗。恐兵船四出滋擾。江省仍須早為
添備。方資應手。因又札飭備調提標兵六百名。安徽撫標
兵四百名。蕪湖泗州兩營兵一百名。在營差操。聽候調用。
分別陸續咨行去後。茲於三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裕謙奏夷船遊奕往來。並酌辦善後情形一摺。江蘇
海口紛歧。必當仍遵前旨。嚴密防範。毋稍疏虞。儻遇夷船攏近。
著分飭將弁。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可開放槍礮。伊里布
仍酌量情形。或須添兵堵剿之處。著一面奏聞。一面調撥。不可
坐失事機。儻防堵稍有不加。或被該逆竄入港汊滋事。惟伊里

布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懍之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幾先預防江省兵單飭令添兵堵勦欽服難名惟是夷

船如果北駛江浙兩省祇可互相照會不能彼此應援上

寶鎮海相距八九百里陸則程途較遠水則海道難行夷

船近岸瞬息可到若待浙兵應援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臣

前既已備調官兵一千二百名足資接濟所有浙江派委

總兵帶領兵弁馳赴江蘇接應之處似可

諭飭停止蓋浙江不能應援江省猶江省之難以策應浙江上年

欽差大臣裕謙在兩江總督任內覆奏御史石景芬條議一摺亦

曾有江蘇祇堪自守不敷會勦之語諒已早邀

聖鑒。臣受

恩深重。非敢稍分畛域。實慮坐誤事機。轉滋咎戾。至金山之礮臺
近臨洋面。常熟之福山。對渡通州鎮洋之劉河。直接吳淞
俱為沿海要地。亦經嚴飭各縣營。同派防官兵。竭力守禦。
並遵欽奉

諭旨。勸諭各村鎮團練義勇。人自為守。其餘沿海各處。分兵備防
聲息相通。部署均尚周妥。臣現回上海。居中策應。並彈壓
閩廣商船。毋稍生事。閭閻俱屬安堵。仍不時親赴寶山一
帶。策勵將士。教練膽勇。俾知熟悉防務。目今江省海面尚
無夷船竄伺。惟春水方生。南風漸起。萬一該逆夷乘風北

竄。儻敢攏近海岸。即當會督提鎮諸臣相機籌辦。開礮轟

擊。仍當懍遵

訓示。度其地勢遠近。礮力足以相及。方許開礮。或能誘之登岸。陷

令入淺。並當設伏槍傷。痛加勦洗。再江蘇擬鑄八千斤。及

六千斤大鐵礮數十位。因委赴湖北採買紫板鐵斤。一時

未有此種。江省海防緊要。難以稽延。已飭蘇州省局撥解

洋銅十二萬斤。存貯上海。俟浙省礮匠梅在田到日。即行

開鑄銅礮。務飭身口合度。致遠有準。並應鑄鐵礮。仍交在

浙閩匠承領包辦。俾資迅速。所需工費。即於軍需捐款項

下動支。

伊里布又奏。臣於三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關天培陣亡。烏涌卡座被擊。逆夷兵船來潮迅駛。距省不過三十里。現飭將弁竭力抵禦等語。浙省洋面現在尚有夷船遊弈。江浙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著該大臣等務遵前旨。加意防守。毋稍疏虞。又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港口。嚴密查察。暫為一律封閉等語。著該大臣等體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欽此。查江省雖無夷船遊蹤。而海口均關緊要。誠如

聖訓。必須加意防守。臣已遵

旨添調鎮營各兵備防堵勦並嚴飭守口員弁慎固綢繆毋稍疏
懈其江西一省界連廣東贛州則逼近惠州南安則壤接
南雄雖距粤中省城尚遠斷不致虞闖入而該處民風獷
悍會匪鹽梟煙販時時出沒萬一聞風思逞關繫非輕臣
已咨行江西撫臣鎮臣督飭地方文武添委員弁密加防範至
海齡奏請沿海通商各馬頭暫為一律封閉等語覈其指
內所指各情係為杜絕接濟嚴防漢奸起見粤省不日進
兵攻勦難保無夷艘四出自應封閉港口不准一船一人
出入俾內地米糧硝磺等物不致透漏出洋庶該夷勢漸
窮蹙辦理較易為力臣已札行司道將江蘇省沿海各港

一律封閉。嚴密巡防。毋任漢奸溷迹。仍飭俟夷務事竣。照舊開港。以資商漁生計。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熟籌沿海情形。分別添兵備防一摺。江蘇省洋面綿長。海口紛歧。經該督周歷巡查。扼要派防。並添調兵弁駐守。著照所議相機妥辦。該督現回上海。策應彈壓。仍著隨時親赴寶山一帶。會督提鎮。妥為防範。沿海各要地。亦著嚴飭各縣營。同派防官兵。竭力巡防。毋稍疏懈。至該省海防緊要。鑄礮不容稍遲。既由蘇州省局撥解洋銅十二萬觔。即應趕緊開鑄。著即動款迅速妥辦。毋誤事機。又另摺奏沿海通商各港口。酌擬一律封閉等語。江蘇洋面現無夷船。遽將港口封閉商

販未免向隅惟是漢奸之透漏消息接濟米糧硝磺等物亦不可不嚴密防範著嚴飭該管司道等於商漁船隻出入之時實力稽查無稍疏懈亦無滋騷擾是為至要所有該省沿海各港此時著無庸封閉

伊里布又奏再臣前由浙省回江於餘姚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朱樹奏鹽城營及海州陸路營各管有海口二處東海營有海口六處現於額巡兵丁之外增添數目實力巡防等語該二營本係漕督所屬自應督飭兵弁認真巡查惟伊里布統轄兩江凡各海口地方均須預為布置嚴密稽察毋令逆夷

闖入。轉瞬南風司令。難保該逆船不沿途滋擾。著伊里布會同
朱樹督率將弁兵丁分布要隘。梭織哨探。見有夷船蹤跡。度其
相距遠近足以相及。即行開放槍礮。併力攻擊。若夷船毫無蹤
影。每日施放槍礮。空糜火藥。成何事體。經此訓諭之後。儻防堵
不加。將來有夷匪竄入。惟伊里布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等因。欽此。臣查漕標所轄之鹽城東海二營。均有海口。非
重沙疊護。即水淺沙膠。惟海州贛榆地方。東北二面臨海。
有鷹遊山。與孫家山北外洋。可直抵海州城外二十餘里
之臨洪口地方。但該處湖漲之時。水深二三丈不等。逆夷
船身笨重。喫水較多。不能駛近。此處既由漕臣朱樹嚴飭

各該營於額巡兵丁外。增添數目。在海口實力巡防。足資

備禦。臣回任後。復諄飭各該文武加意防範。現在沿海布

置情形。業經另摺奏陳。並欽遵

諭旨。遇有夷船蹤跡。必須相度遠近。礮力足以相及。方許開放轟

擊。斷不准空糜火藥。自爲驚擾。亦不容稍涉大意。致有疎

虞。

硃批。知道了。

兩廣總督祁𡎴奏。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臣在江西

泰和縣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楊芳馳奏抵粵日期。現在防守可期無虞等語。賊船

駛進內河離省止二十餘里雖據楊芳奏稱防守無虞情形究

屬喫重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星夜遄行毋致貽誤等因欽此

仰見我

皇上宵旰憂勤拯民水火之至意詳閱楊芳原奏備悉逆夷猖獗

省城喫重情形臣中心如焚即應減此朝飡以紓憤懣前

經臺奏

諭旨兼程趲行惟因安徽一帶沿途雨雪濡滯當經據實專摺奏

明並將酌令江西藩司趙炳言即在江西南安府安設糧

臺駐紮料理解運餉銀及先行函致署督臣怡良迅速雇

覓漁船水勇並預備柴草火船以待臨時調用等情一併

陳奏在案。昨於三月初四日。馳抵江西省城對岸沙井地
方。詢悉水程。較爲迅速。即於夜間登舟前進。一俟抵粤。即
當會同將軍奕山等。速籌辦理。斷不敢稍有延誤。查兵食
一項。最關緊要。臣記廣東省常平大有兩倉。現尚應存穀
十餘萬石。而廣西省米商。向在梧州府地方。聚集運販。順
流而下。過廣東肇慶府及廣州府之三水縣。直抵廣州。採
辦軍糧。亦極順易。臣出京時。已將情形。逐一面奏。出京後。
在直隸河間府途次。札飭廣東藩司。速行採辦。並令將大
營需用之火藥火繩軍裝器械及鑄造礮位之銅鐵料物
匠役人等。一併早爲購備。免致臨時貽誤。現據江西藩司

趙炳言稟稱接准廣東藩司梁寶常移咨已先由肇慶府

採買米石。存貯備用。總可無誤供支。其餘一應軍需。亦經屢

次札飭該藩司等。協同次第籌辦。至所需餉銀。前已奏明

由江西省提撥銀六十萬兩。解赴廣東南韶道庫收貯。聽

候提用。現據藩司趙炳言面稟。接奉署督臣怡良檄稱粵

省現有藩關運各庫存銀。儘可先行借用。俟部撥軍需銀

兩解到。再行歸款。無虞周轉不敷。臣又思此刻省城喫重。

藩司大員。不能離省。擬即飭令藩司梁寶常駐省。在糧臺

總局。隨同臣就近經理。韶州府適中之地。應設糧臺。即責

成南韶道楊九畹督同韶州府及委員。暫行照料。仍須在

英德三水等縣及佛山鎮設立小局二三處以便委員逐站護解無誤供支現亦飭知梁寶常遵辦再據江西藩司趙炳言稟稱接到廣東藩司來文已飭令佛山同知雇匠趕鑄八千斤鐵礮四十位現在尚未鑄成又據將軍奕山咨會已飛飭調安徽江西兩省備存火藥各數萬觔並咨調湖南廣西存貯大礮以備攻勦惟火繩一項臣素知廣東省因麻斤缺少向用榕樹根搗爛取絲用硝磺煮造點燃不能得力臣現飭江西藩司即在江西製備火繩隨時運送粵省以期適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祁𡎴奏遴次豫籌糧臺應辦事宜一摺前

據奕山等奏。先飭江西藩司趙炳言赴南安採買兵糧。順遞南雄一帶。當已諭令照議辦理。茲據該督奏稱廣東省已先由肇慶府採買米石。存貯備用。無誤供支等語。所有奕山等前奏江西採買兵糧。應否停止。抑或仍令採買。俾得源源接濟。計此時該將軍等業已抵粵。著祁墳體察情形。妥籌辦理。其提撥餉銀一節。粵省藩關運庫。既有存銀可備。無虞周轉不敷。惟軍需最關緊要。毋任意存推諉。致有貽誤。所奏分設糧臺。趕鑄礮位。製備火繩等情。所辦均妥。即照所奏妥速籌備。再前據怡良等奏飭令藩司梁寶常攜帶庫銀十五萬兩。隨帶委員。駐紮佛山鎮設局支應。茲據祁墳奏令該藩司駐省。經理糧臺總局。自因未

與怡良等會商以致兩歧著該督熟審現在形勢究應駐紮何
處妥籌定議具奏

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查閩省吏務自上年調派兵丁防
守海口其陸路外標之兵及陸路本標外營之兵每名日
給口糧銀四分水師本標之兵照巡洋緝匪章程日給口
糧銀三分因係一時調派初未料及為日久長詳悉籌議
即各兵亦以為時無幾俱各相安臣到廈後密看大局喫
逆現在廣東滋擾一經大創難保不四處紛擾儻逆船竄
至閩疆即應痛加攻擊且須籌備船隻近海接仗與上年
僅止防堵者情形迥不相同現在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五

百六十文。領銀四分。得錢不足六十三文。領銀三分。得錢不足四十七文。其米薪鹽菜衣履一切等費。無不取給於此。

國家養兵千日。用之一時。苟有人心。何敢以口糧之多寡。沾沾較量。然兵凶戰危。一旦鋒鏑在前。存亡俄頃。以不足果腹之口糧。欲人效命。非所以固軍心而勵士氣。查軍需則例開載。兵丁月支鹽菜銀九錢。加給四錢。每十名。合給餘丁跟役共三名。餘丁跟役。每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兵及餘丁跟役。日支口糧米八合三勺。細數一人所得銀米。再益以十人所得餘丁跟役銀米。以米折銀。均勻牽算。每人每

日可得銀七分四釐零。今調防各兵。名曰防守。而以防兼勦。實與征兵無異。即水師以本標之兵。防本轄之地。其效命致力。亦與征兵何殊。上年六七兩月。戰歿及被傷四十七人。皆出水師。是其奮勇出力。尤有明驗。今調防海口水陸各兵。有一萬三千餘名。若照軍需定例。給發鹽菜口糧。每月需銀二萬八千餘兩。似覺少優。若將陸路防兵。比軍需酌減。每名日給六分。水師防兵。日給五分。在各兵均可果腹有資。而較之軍需則例。每月尚可省銀五七千兩不等。此外行裝鍋帳及各項安家工食紙筆藥材等物。凡軍需所得開銷者。概不准支。所省已多。兵丁雖愚。最易感動。

有因一言激發赴湯蹈火皆所不辭況出

朝廷浩蕩之恩哉又武職廉俸無多文員未補缺者亦無廉俸

可食可否武職自副將參遊以下候補文職自通判州縣

以下准照軍需之例支食鹽菜口糧不給跟從官員人數

無多所費有限合無仰懇

皇上逾格鴻慈或照軍需之例或照臣所酌減

恩綸特頒宣示中外自

旨下之日為始遵照奉行俾海濱荷戈之士人人有挾纊之恩自

必倍增踴躍其在事文武具有天良亦無不感激圖報矣

諭軍機大臣等據顏伯燾奏調防水陸各兵請照軍需酌減給發

及在事文武各員。支食鹽菜口糧等語。固為激勸官弁兵勇起見。惟現在大兵雲集。廣東所撥各路兵丁。已有一萬六千八百多名。先後僅撥銀三百萬兩。浙江軍營截留部撥銀。亦僅九十餘萬兩。其餘防堵省分。若俱照軍需之例。酌減給發。為數未免過寬。設各省援照奏請。既不能一概准行。又未便此准彼駁。著顏伯燾再將現在情形。通盤計畫。應如何覈減節省之處。詳晰籌議具奏。

戊申。參贊大臣楊芳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奏。竊𠸄逆猖獗情形。並咪唎㗔領事哆唎嘪代求通商緣由。歷經陳奏在案。三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稱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滋擾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敬謹跪讀。並將琦善原摺閱看。密咨提臣一體欽遵辦理。查該逆自二月十六日。闖進省河。旋即退出。旬日以來。並無動靜。隨據咪唎㗎等國。向准貿易商船。陸續駛進黃埔。由洋商按日具報。查該夷等貨船。先被暎夷阻遏。以致貨多損壞。現既陸續進埔。乘時貿易。無不歡忻鼓舞。共戴

皇仁。即暎逆各商。亦無不在旁歆羨。奴才等察看該逆現在情形。似因大兵雲集。省城防守加嚴。不敢驟然滋事。並因前此咪

咧嘡代求通商。既經琦善等代為陳奏。不無希冀之心。所以
旬日間一無動靜。惟逆夷詭計多端。水陸藩籬。先已被其
闖破。一時未能修復。難保不乘隙復來。防守之嚴。須比逆
船在省河時。密益加密。省外東南一帶州縣。多係沿海。處
處皆須防護。節經琦善札飭各營縣。多雇壯勇。並於各要
隘鑿船沈石。密釘暗樁。預為攔截。共資保護。陸路提臣郭
繼昌向駐惠州。先於正月來省。前督臣琦善因惠州本屬
海疆。囑令回惠防堵。其潮州南澳。又在惠州之東。琦善等責
成各提鎮嚴防。務使聲勢聯絡。省城遷避各民。漸次搬回。
其各路客商。資本較鉅。尚在觀望。須俟買賣流通。方能安

堵復業。

楊芳又奏。再調征本省各外營及各外省綠營官兵。應支鹽菜銀兩。例載。出征在邊口以內。每兵月支鹽菜銀九錢每兵十名。餘丁三名。每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出邊之口。每兵月加銀四錢。如地方情形不同。由該督撫隨時酌量奏明辦理。又勦捕在三百里以外者。並量給柴薪等因。現在調征官兵。雖非邊外。而該逆夷滋擾。內海食物無不昂貴。且紮營處所。均係沿海。無處樵採。該官兵均係自行買供柴薪。所支鹽菜。實不敷用。惟有仰懇

天恩。俯准援照出邊之例。每兵月加銀四錢。以資食用。其官員及

兵丁餘丁鹽菜及官員口糧。仍照例運供。再官兵應給駝馬。每兵二名。例給駝馬一匹。如馬不得力之處。按每兵百名。給夫八十名。除應扣本身餘丁三十名。應給夫五十名。又查嘉慶五年。勦辦四川案內奏定章程。每兵百名。酌湊給長夫四十名。每夫日支工食銀八分。其滿營官員。及跟役。並綠營官員跟役。駝折夫價。均折半給夫。每夫日支銀八分。其滿營派征甲兵。應支馬乾。折半支給。其駝折夫價。全數支給等因。今應請照每兵百名。給長夫四十名。每夫日支工食銀八分。其調征滿漢官員兵丁。均照此例辦理。至派撥守城之督標撫標綠營官員。及駐防滿營官員。仍

按防勦例酌量支給

楊芳又奏再查等正在繕摺覆奏復於本月初七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奏橫檔礮臺據報失守並另片奏靖遠等礮臺據稟失守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深堪痛恨已有旨添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赴粵會勦並調廣西省兵二千名迅赴廣東其前調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亦令改道入粵並諭知奕山等兼程前進矣惟所奏失守情形皆由該弁兵探信稟報並關天培有無下落殊深懸念計楊芳此時當已早抵廣東著即會同阿精阿怡良等確切查明迅速具奏至所奏內河由獅子洋

而入烏涌獵德及二沙尾大黃滘等處均係扼要又烏涌迤西由長洲岡至黃埔深井之間有海心岡一處又折而西有白泥沖要隘亦須防堵等語現在琦善業已挈開英隆又派令押解各處要隘備防需人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會議熟商分頭駐守各省調到官兵亦著酌量分撥盡力堵禦至省垣重地尤關緊要必須嚴兵駐守以備不虞該大臣等務當協力同心嚴密防範毋任再有疏虞致干咎戾欽此又同日奉到

硃批琦善原摺片奏共三件跪讀之下兢惕難名所有關天培胸受礮傷頭面臂腿均受刀傷歿於行陣及夷船駛進各情經前署督臣琦善暨臣怡良等先後會奏在案現在保守

省垣。著楊芳等欽遵

諭旨。協力同心。嚴密防守。不敢稍涉疏虞。致蹈重罪。其陸路提督

郭繼昌駐紮惠州。嚴防東路。要隘未能分身來省。當即恭

錄移咨。一體欽遵。

諭內閣。楊芳等奏請酌加調征兵丁鹽菜。並給長夫工食銀兩等

語。著照所請。現在調征官兵應支鹽菜銀兩。准其援照出邊之

例。每兵月加銀四錢。俾資食用。其官員及兵丁餘丁鹽菜及官

兵口糧。仍照例運供。至每兵百名。例給長夫四十名。日支工食

銀八分。此次調征滿漢官員兵丁。均著照此例辦理。其派撥守

城之督標撫標綠營及駐防滿洲營官兵。仍按防勦例酌量支

給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𡀔逆退出省河。遵旨力籌堵禦一摺。據奏咪唎㗆等國。向准貿易商船。駛進黃埔。乘時貿易等語。逆夷滋擾。與咪唎㗆等國無涉。原可准予通商。惟該大臣前奏有咪唎㗆等國稟稱𡀔國夷商。情亦急迫。可否一體貿易。俾兵船有所顧忌等語。𡀔夷商船。雖未隨同助逆。總係逆𡀔之人。斷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國貿易。如有代逆銷售。朦混影射等弊。即著嚴行查辦。萬不可稍存遷就之見。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欲。計奕山隆文祁𡎴當已先後進省。各處調兵。亦必陸續抵粵。該將軍等一面防守省城。一面相機勦辦。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

否仍在虎門以內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斷其後路不難聚而殲旃著仍遵前旨雇募水勇準備船礮奮力合勦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又另片奏關天培身受多傷歿於行陣前已有旨賞給銀兩准予世職查明子孫幾人服闋赴部引見並於遇害地方建立專祠矣所有該提督靈櫬回籍時著飭知沿途地方各官妥為護送所請酌加調征官兵鹽菜等銀已明降諭旨准行矣將此諭知奕山隆文楊芳並阿精阿祁墳怡良知之

庚戌

諭軍機大臣等著祁墳怡良傳知林則徐賞給四品卿銜迅即馳驛前赴浙江省聽候諭旨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港口嚴密查察暫為一律封閉等語著該大臣等體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海齡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奴才伏查濱海之區地多斥鹵民無恒產而性習於海有力者貿易於南北兩洋貨物因之流通小民藉資生計無力者以船為家以漁為業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冀有所獲以易升合即就江浙兩省而論此等仰食於海者已不下十數萬人其因貿易以沾潤澤者竟難數計閩廣兩省斥鹵更甚貿易更廣人數之多

可以類推。一經封港。有力者雖可支持。市廛業已蕭索。無力者頓失所天。必將流而為盜。且聞上年定海失陷以後。漁戶人等因礙其採捕之路。無不同仇共憤。現署定海縣事之石浦同知舒恭受在鄞縣任內。一呼而集者數百艘。欲圖恢復。因軍令不准。遂皆解散。然亦並無接濟之事。至九月以後。該逆始駕杉板小船。在浙東沿海一帶。採買牲畜。購覓淡水。小民雖貪其利。仍不敢與之交易。嗣見官尚送給牛羊食物。遂亦交接無忌。迨撫臣劉韻珂到任。嚴行申禁。始稍斂迹。是接濟逆夷者。係沿海愚民。且係導之使然。並非商漁船隻。蓋商船之身家殷實。一船可值數千金。多

者數萬金。地方官發給印照。其來有自。其去有所。沿海之官兵差役。無不耳而目之。設有接濟。斷難掩瞞。藉端勒詐。勢所必至。所得不償所失。是以多知自好。漁船雖無身家。而朝出晚歸。倒有一定口岸。出入皆有稽查之人。船身窄小。有無夾帶。更不難一望而知。況上年在乍浦洋面。幫同官兵擊退夷船者。商船也。江浙兩省。雇備渡載征兵者。商船也。查探夷情。救護定海難民者。漁船也。豫備火攻追逐夷船者。漁船也。現在之往來定海。濟渡官兵糧餉者。亦皆

朱批。自起

漁船。是商漁船隻。皆為我所必用。斷無用其船而不准謀生之理。即有不法商漁。勾通接濟。必停泊於人迹不到之

偏僻海汊。斷不敢出入於眾目昭彰之通商正口。是封港之議。徒有礙於安分商漁。而於杜絕接濟之法。仍未得其要領。再查漁戶冒險採捕。終歲勤動。僅能餬口。竟有終其身未見洋銀一圓者。其接濟夷匪。亦不過貪獲厚利。而其所得究屬有限。若能許以重賞。激勸而用之。斷不肯舍無窮之富貴。而冒死接濟。以求有限之錢財。擬於到浙後。懸立賞格。勸諭諸色人等。同心殺賊。如有透漏接濟者。即以通賊論斬。併將上年拴解逆夷偽官晏士咑喇打蠻之民人包祖才等。正身查出。從優獎賞。月餘以來。民情孚洽。踴躍奮興。竟有糾集多人。或以購買煙土為由。或以捕魚為

名。潛伏於山陬海澨。以待逆夷之來。設法擒拏。以邀重賞者。官兵亦因之而愧奮。感恩敵愾。當此用人用船之際。所有該副都統奏請封港之處。應毋庸議。至漢奸一項。籍隸江浙二省者甚少。即閩粵漢奸。本皆

朝廷赤子。或為利誘。或為勢逼。陷入夷黨。情亦可憫。果能殺賊歸來。固當與平民一律獎賞。即畏罪潛回。自行投首。祗須察其意出真誠。有人具保。亦應量從寬宥。解散賊黨。莫善於此。惟甘心從逆者。必得設法購拏。梟示海濱。並籍沒其財產。緣坐其家屬。以正人心而彰

國法。若漫言按捕。非特阻其自新之路。抑且堅其從逆之心。

不啻為淵敺魚。更恐啟扶嫌訐告株累良民之漸。似亦非宜。奴才愚昧之見。接濟必應禁。港則斷不可封。漢奸必應拏。辦理尤須得法。再去年六月。夷船初至。奴才在江蘇巡撫任內。曾有封港之議。嗣經留心體察。商情民情。均多不便。旋於九月初間。即奏明開港在案。目前浙江之定海已復。大幫夷船亦已遠遁。江蘇則自上年九月以後。並無夷船蹤跡。今昔情形不同。奴才不敢稍事遷就。致多窒礙。

裕謙又奏。奴才於三月初六日。由招寶山渡海。適值風潮平順。不逾兩時。即抵定海馬頭。連日周歷查看。該縣境在鎮海乍浦之東。石浦象山之北。屹立洋面。縱橫三百餘里。東

西北皆層巒叠嶂。山腳沿海。均有淺灘。小船處處可以登

岸。惟迤東之沈家門。迤西之岑港。兩處水勢較深。可容一

二大船。然皆距城在五六十里之外。中隔崇山峻嶺。是我

步卒最易見長之地。已於該處各置陸兵防守。可保無虞。

該縣城池。三面負山。半束鎖山於內。前有稻桶山。接連東

嶽山。為之屏障。左右有曉峯青壘諸山輔翼。形勢最為扼

要。雖南面一二里即臨大海。有吉祥竹山大渠三口。為外

洋進港之門戶。港內洋面寬廣。水深十數丈。逆夷大船皆

可寄碇。攻我城池。然該逆礮力雖能及城。而不能洞城上

年該逆乘其無備。前來豕突。設我鎮將弁兵固守城池。不

紛紛攜眷內渡。該逆何敢登陸攻城。遂遭失陷。蓋定海非不可守之城。乃無守城之人所致也。言念及此。不勝憤恨。奴才現經督同臬司周開麒。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及江浙文武各員。虛衷採訪。相度形勢。擬於東嶽山巔築礮城一座。周圍一百三十一丈。南面接築月城一座。計二十一丈。又自青壘山至竹山脚。橫築土城一道。共長一千四百餘丈。又曉峯嶺青壘山。無樣山。鎖山。各置瞭臺兵房。擇要安設礮位。或背山立營。或倚城捍衛。聲勢均已聯絡。首尾皆能策應。設使逆夷在粵敗挫。再來嘗試。希圖一逞。則我礮皆能及彼。彼礮不能及我。寓守於戰。尤為以逸待勞

之計。所有礮城土城各工。先經分別督飭次第興辦。月餘以來最要之道頭土城二百三十餘丈。做照河工搶險之法。逐日委員跑牌買土。雖值春雨兼旬。而大小委員。皆立於風雨之中。晝夜督築。尤幸役夫均係難民。既思得錢餬口。又圖自衛身家。老幼奔馳。爭先恐後。截至十五日查驗土城。已有八九分工程。其次要之道頭以西四百餘丈。又次之東嶽山以東八百丈。亦有六七分工程。現在船泊海洋。已為土城遮護。不能窺伺內城。再閱兩旬。便可一律完工。至定海內城。牆垣臌裂無多。不過城垛損壞。趕修尚易為力。其礮城兵房。亦經豫飭購運甎石。解工應用。並鑿

削東嶽山向外石腳使之陡立不能攀援即以石料就近工用此等審度形勢相機設守並以工代賑之情形也定海孤懸海外雖守禦加嚴而內地策應之兵不可不預籌進步逆夷專恃船礮未使與之洋面擊逐等已密飭鎮將帶同弁兵時於島嶼往來奔走務期熟悉形勢瞭如指掌即雨夜亦能登陟並於岱山召募水勇三百名定海四五百名石浦鎮海四五百名無論海島漁民及閩省船戶擇其水性熟諳膂力技藝過人者派委員弁配領新造十六槳快船及買雇漁船百餘隻分起帶領或假扮網魚貿販出洋巡哨或密帶火器槍械相機焚勦儻該逆兵船再來

滋擾。即由穿山歧頭山等處載渡各路陸兵。從中接應。務使山懸險夷。皆無阻滯。洋面偵探。聲息相通。水勇攻勦其船。官兵兜拴於陸。用我所長。攻彼所短。此番密籌內外策應及招募水勇之情形也。逆夷占據定海至八月之久。城廂內外。鋪户居民。全行逃散。除偏僻鄉嶴數處。該逆未敢深入。此外近城市肆。無不遭其荼毒。官兵初至。人跡稀疏。經番於附近沿海各縣。徧示招徠。並委江南候補知府黃冕浙江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等馳往。會督署定海縣事石浦同知舒恭受趕辦撫卹。安集逃亡。俾得及早復業。又另派江南試用通判孫逢堯帶同委員。將甯波等處收養難

民。資送回籍。經臬司周開麒督同該員等於頹垣瓦礫內。查明房屋間數。照例給發修費。趕營棲止。一面查造保甲。挨貼門牌。分別大小戶口。查給口糧。仍將應撫姓名。及給發房屋修費。按照戶數口數間數米數銀數。先行榜示。使眾咸知。俾實惠均沾。無所蒙蔽。其應發銀米。責成各委員親身散放。不經胥役之手。此督查房間戶口撫卹難民之情形也。伏思定海一城。既須防守。目前尤宜遠籌善後。舊設總兵一員。統轄水師二千六百名。專管巡防洋面。無城守之責。故前總兵張朝發不肯退保城池。以致縣城失陷。茲當兵燹之後。必須添設陸路官兵。以資城守。併為水

師援應。惟

國家經費有常。須於別營裁撤抽撥。方無糜餉之慮。容與提

臣余步雲將內地陸路各營。通盤籌計。咨會浙閩督撫臣

彙入善後章程。奏明辦理。俾將大局籌定。擬於拜摺後。仍

回鎮海軍營。居中調度。候定海撫卹竣。土城礮城等工

全完。再當親歷查驗。指授機宜。以期有備無患。一勞永逸。

裕謙又奏。竊俾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二十六日。奉

上諭。夷船遊奕無定。情殊叵測。難保不藉端赴江蘇一帶滋擾。江

蘇各營兵力強弱。裕謙所深知。儻該夷船分頭肆擾。該省兵丁

能否堵禦著審度情形悉心籌畫如不能深資得力即著派委總兵一員帶領弁兵馳赴江蘇應援儻有可乘之機併力攻勦亦可以示懲創該大臣務當於江浙兩省現在夷船遊奕情形不分畛域通盤籌畫首尾相應切勿顧此失彼等因欽此伏查議戰先須議守江蘇地方以吳淞海口及崇明寶山三處最為險要崇明地方有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該標官兵三千餘名駐紮巡防兵力已不為單又經撥添礮位足以壯其聲勢惟向來該總兵每以巡洋為名常川駐紮吳淞海口以致營伍不甚整頓兵民亦不輯睦文職知縣職分較卑每受弁兵之侮而無可如何奴才深知其弊是以於

上年接署督篆後。即先之以訓誡。繼之以申飭。並責成田
松林欽遵
諭旨鎮守崇明。凡事與文職印委各員。秉公商榷。和衷共濟。前署
崇明縣知縣沈炳垣現任崇明縣知縣熊傳書本得民心。
又有委赴崇明協守之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勤明勇幹。曉
暢兵機。與沈炳垣熊傳書協力同心。不避勞怨。多方激勸。
兵民始皆用命。自上年八月三十日。王德茂之姪監生王
數政親率鄉勇。協同弁兵居民。在長安河勦殺夷匪。擊退
夷船之後。兵民人等。咸知眾志可以成城。無不踴躍奮興。
願圖殺賊立功。保家報

國。田松林、熊傳焘、王德蔭三員。果能始終如一。弗蹈故轍。則
崇明一縣。似已有備無患。其吳淞海口。居民無多。專藉兵
力。礮加。調防該處之提標兵丁。雖不為強。而安設礮位既
多。又有沿海土塘。可以藏兵避礮。我兵立身不敗之地。膽
氣自壯。提臣陳化成老成勇健。諳悉夷情。自上年六月迄
今。住宿單布帳房。與兵無異。晝夜弗離。即使該夷豕突而
來。內港河道曲折。暗沙縷結。止能魚貫而入。不能併幫疾
駛。且其來也。必用杉板小船。探水引路。即如上年七八月
間。該逆屢次用杉板船突入口門。測量水勢。皆為提臣陳
化成開礮擊退。以後即不敢窺伺。是其明證。此後潮汐日

眂南風將至。正是未雨綢繆之際。奴才業已咨會兩江督臣伊里布署江蘇撫臣程矞采雇募川沙廳之小漁船俗名海燕子者。暗藏水勇。攜帶槍礮。許以重賞。潛伏口門之外。專擊其杉板小船。並誘其大船行入暗沙。使之擱淺。相機攻剿。或乘黑夜縱火焚燒。不獨吳淞海口可保無虞。即寶山亦可恃之無恐。蓋寶山之離吳淞海口。僅止數里。彼此可以互相策應。其城雖屬濱海。而外有淺灘。上有陡立之海塘。非用杉板船剝載。不能登岸。海中既有漁船追逐。岸上又用槍礮轟擊。該逆似無能為。至上海雖有吳淞海口為之保障。而為通商馬頭。即為吳淞海口之後路。調防該

處之漕河兩標兵丁。皆係健卒。前此琦在兩江總督任內

奏奉

諭旨。飭令馳驛赴任之新任徐州鎮總兵王志元。聞甚勇敢有為。

如已到江。即可派令管帶。以守禦為應援。可期得力。儻尚

未到浙江。現有衢州鎮總兵李廷揚。久歷戎行。堪以派往。

琦亦已咨詢伊里布。尚未准其咨覆。又江甯省局所造擡

礮五百桿。已據具報完工。內除琦帶赴浙江軍營一百桿

外。尚有四百桿可以先行分撥沿海地方。練習施放。以資

防勦。其由河南省代造三五百桿。計亦可以陸續解到。火

藥一項。昨接程矞采來函。據稱現已趕緊加工舂辦。不致

缺誤。是江蘇情形。似已戰守兩有把握。惟制敵之道。首重體察民情。因其勢而利導之。勿事張皇以搖惑民心。勿因軍需而擾累民。加勿誇敵强以阻喪民氣。勿任弁兵之擾害民。功則民志堅定。樂為我用。何敵不克。蓋兵有數而民無數。江浙沿海居民。雖奸良不一。畢竟良民較多。奸民百之一二。因材器使。信賞必罰。良者固可用。奸者亦可化而為良。若反其道而行之。專恃兵力。則寇未至而民間先已譁然。勇者觀望。智者隱藏。懦者遷徙。黠者煽惑。悍者搶奪。富者遠害全身。貧者幸災樂禍。自相驚擾。草木皆兵。雖有百萬雄師。千員健將。安內之不暇。何暇攘外。朕受

恩深重。從不敢稍有畛域之見。即如沿海情形。廣東軍務。奴才苟有
一得。無不奏請
訓示。江蘇為奴才本管地方。又蒙
聖恩倚畀。
諭令通盤籌畫。奴才更何敢稍存諉卸。自外
生成。惟鎮海軍營。距寶山等處。中隔五府二十餘縣。程途遥遠。勢
難兼顧。且夷船遊奕情形。朝東暮西。時時有變。又非陸路
之可以按程計算者比。誠恐緩不濟急。奴才惟有勉竭愚誠
隨時偵探。彼此關照。凡有應商應辦之處。立即飛咨伊里
布。和衷辦理。斷不敢稍分畛域。亦不敢稍避怨嫌。以期仰

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

裕謙又奏。再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裕謙奏參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託故推諉。當降旨令其開缺交部嚴加議處。仍留浙江委用。該部議上時。自必照議革職。惟現在定海辦理各事宜。是否必須該員經理。並該員能否得力之處。著裕謙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再降諭旨。欽此。伏查周開麒前因託故推諉。經奴才於二月十二日。恭摺奏參。十四日。即據該員來營稟到。深知愧懼。二十日。仍馳赴定海。

又經耆附片奏明在案前耆抵定海後確查該員督辦撫
卹難民散放房屋修費及趕築各項工程均能覈實認真
不辭勞怨洵屬得力且浙江司道中藩司常恆昌駐紮省
城杭嘉湖道宋國經赴乍浦防堵甯紹台道尚開模在甯
波府彈壓此外實無堪委大員如蒙
天恩將周開麒留於軍營差委該員自必倍加感奮耆可收指臂
之助
謹
諭內閣前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暫時封閉當降旨令
伊里布裕謙議奏旋據伊里布奏擬一律封閉朕即覺所議窒
礙難行降旨駁斥茲據裕謙奏封港之議徒有礙於安分商漁

而於杜絕接濟仍未得要領等語所見極是沿海通商各馬頭著照舊准商民往來貿易毋庸封港並嚴飭文武員弁於商漁船隻出入實力稽查如有匪徒透漏消息接濟該夷米糧硝磺等物即著懲辦以順輿情而杜勾結

又

諭前因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於浙江臬司任內經裕謙調赴定海辦理撫䘏各事宜託故推諉當降旨交部嚴加議處本應即照部議革職姑念該員自到定海後督辦撫䘏難民散放房屋修費並趕築各項工程均能覈實尚知愧奮周開麒著加恩賞給按察使銜留於浙江軍營交裕謙差委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審度江蘇堵禦情形並辦理定海善後事宜各一摺。尚屬周妥。據奏江蘇各海口形勢兼撥派將備水陸交防自可無虞失事。鎮海距寶山等處程途雖遠。該大臣仍應隨時偵探。凡有緊要應辦之處。即飛咨伊里布先為籌畫。一面會商定見。措置得宜。方稱妥善。定海難民。經該大臣趕辦撫恤安集逃亡。其興辦堵禦各工。將次告竣。以工代賑。最為良法。如果人心堅定。自能眾志成城。至召募水勇。分路防守。亦應時加練習。俾知衛城即所以自衛。不可恃眾滋擾。務使兵民相安守望相助。惟發給難民銀米。須責成委員親身散放。勿經胥役之手。以免侵冒尅扣。所有添設陸路官兵以資接應之處。著即與

余步雲等會商妥協具奏。至江甯河南所造擡礮。除帶赴浙江
軍營一百桿外。如尚不敷用。仍著隨時調撥。又覆奏海齡請將
沿海通商馬頭封閉一摺。所見甚是。已明降諭旨。毋庸封港矣。
裕謙又奏。再浙江省自擒獲逆夷一名殺傷三名後夷船
旋即竄去。半月以來。附近一帶洋面。並無夷船蹤跡。惟據
台州府具報所屬之甯海縣。有夷船一隻。在金漆門等處
外洋。遊奕無定等語。currently已密派員弁。帶領兵勇馳往該處。
相機辦理。
硃批。知道了。
裕謙又奏。再查康熙年間。曾暫准紅毛夷船在定海通商。

久經停止而該縣之南馬頭俗尚呼為紅毛道頭附近併
有夷館基址皆抵定海後留心採訪自道光十二年以來
每至夏秋輒有夷船駛入浙江洋面因該道頭地方多有
閩人寄寓暗銷鴉片煙土並接濟淡水牲畜是以距定海
一二百里之青龍港東西硅等處洋面竟為該逆熟遊寄
碇之所皆現在修築土城已將紅毛道頭及夷館基址全
行拆毀並將該處民房遷徙城內酌留兩門出入晝啓宵
閉一如內城之制使土城以外一無所有以絕逆夷覬覦
之念而斷內地接濟之源定海本非商賈輳集之所居民
多以耕漁為業別無他項貿遷於守禦既便於民間亦無

不便。

硃批所辦甚好。

壬子。參贊大臣楊著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芬等前據咪唎㗰領事哆喇哪。代港腳求請通商。未敢遽行允准。業於二月三十日。恭摺由驛具奏。仰祈

訓示在案。伏查咪唎㗰貨船。本准通商。因上年𠸄夷滋事。被其阻遏。半載有餘。本月初九日。奏報該國貨船。照常進埔貿易。咪夷久滯之貨。一旦通商。無不歡欣鼓舞。感戴

皇仁。𠸄國夷商。亦皆從旁歆羨。是其志在通商。已可概見。故自具

奏後。𠸄夷尚屬安靜。不致再行肆擾。昨據咪唎㗰咈𠾦哂

等國代求。以港腳雖係唊夷所屬但距唊國二萬餘里。並（朱批。此下情節。尤屬不成事理。即使作十數年之觀。何以全不可也。）
未隨同滋事。此時各國貨船俱已進口。而並未滋事之港
腳。似不便再令向隅。以示區別。即義律向咪唎嚁領事稱
述。亦言唊國稱兵之事。與港腳各商無涉。所有唊國祖家
貨船情願聽候
諭旨。不敢遽行進口。惟港腳無辜受累。致阻其貨。渠實對他不住。
囑其代請隨同開艙貿易等語。查港腳為唊咭唎所屬。先
經奏明一併封港在案。今既查明港腳夷商。並未附和滋
事。則當於順逆之中。權其變通之道。且據洋商查報。港腳（朱批是）
貨船內有洋米九船。計米約三萬餘石。粵東山海交錯。產

穀無多。向資西米洋米接濟。茲港腳夷商既仍載米而來。是其並非包藏禍心。亦尚可信。且與民食實有裨益。藉可安撫民人。似應准令港腳貨船一併開艙。以廣

聖主柔遠之仁。兼以去𠸄國附和之勢。

楊芳怡良又奏。再查粵東濱臨大海。各國通商已二百餘年。虎門為省城之鎖鑰。各礮臺又為沿海之藩籬。所以控制外夷者。實藉於此。今虎門既已失守。近省獵德大黃窖等處。亦俱被闖入。省城別無屏障。可以控禦。城中如藩關運道各庫存銀將及四百餘萬。監獄倉廒在在喫重。且閭閻雲連。人煙輻輳。刻下外無保障。內切隱憂。殊有岌岌不

安之勢。前於奏報虎門失守摺回粵。欽奉

上諭。省垣重地。尤關緊要。必須嚴兵駐守。以備不虞等因。仰見

聖衷垂念。合城官民。同深感泣。現雖奉調貴州湖南江西四川等

省官兵。陸續到粵者。已有八千餘名。然皆不嫻水戰。夷船

在水面施放礮火。我兵僅能在岸禦敵。不及交鋒。既無善

策以操必勝之機。豈敢徑行以忘剝膚之害。旬日以來。嘆

夷所以安靜者。其意實戀通商。茲據咪唎㗊等國堅代港

脚懇求。而嘆夷之祖家船。仍不得進口。似尚有畏罪服輸

之意。且咪唎㗊等國與港脚夷商。平日貨物交通。彼此互

相攬帶。勢難逐船釐剔。與其暗被朦混。何如明示

恩施。商情既以相安。兵船即不能妄肆。惟窺㕸夷現在情形。一因探聞靖逆將軍督催後路大兵。源源而來。一因探聞㕘楊芳於二月十九日。奏請改水師為陸路。牢固藩籬。獨不准該逆通商。是以情急。先挾船礮之長。拚死闖入省河。果能攻破城垣。則全省為彼所有。不事干求。後見鎮定守禦。無（[illegible]）所施其伎倆。因而求他夷轉懇。不求別情。較之琦善前轍（[illegible]）要求賞地情形。似有區別。（殊不可解。）以目前局勢而論。似宜先准貿易。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矣。（[illegible]）

硃批。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所見甚差。即有旨諭。

諭內閣。前因𠸄逆大肆猖獗。傷我提鎮大員。疊經降旨。命楊芳先行會同怡良等領兵攻勦。以申天討而快人心。今據楊芳等奏各省調兵到粵。已有八千餘名之多。尚不及時進勦。遷延觀望。甚至仍請准令𠸄夷所屬之港腳商船。在粵貿易。是有意阻撓。怠慢軍心。殊出情理之外。楊芳怡良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楊芳怡良奏准港腳貨船通商一摺。又另片奏省垣情形等語。覽奏憤懣之至。已明降諭旨。將楊芳怡良先行交部嚴議矣。逆夷情狀詭譎。反覆無常。早經窺破。非大加懲創。何以揚國威而除後患。現在各路征調兵丁一萬六千有餘。陸續抵粵。楊芳何以不痛加勦洗。乃遷延觀望。有意阻撓。汲汲

以通商為詞。是復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殊不可解。前經奏請各國通商。朕因俯順輿情。勉從所請。今復以港腳船隻尚無助逆情事。敢於嘗試。若如此了結。又何必命將出師紛紛徵調官兵。且該逆傷我提鎮大員。及陣亡兵丁。為數甚夥。此等忠魂。何以克慰。楊芳等祇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殊失朕望。即所稱貨船附載洋米等語。全不可信。況鴉片來源。即在於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此時更無他議。惟有進勦一法。奕山隆文經朕面諭。一切必能仰體朕意。現已到粵。兵多糧足。自當與楊芳齊慎協力同心。為國宣勞。以膺懋賞。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此次批摺著發給閱看。奕山等接奉此旨。著

迅速督飭兵弁分路兜勦務使該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懷夷
船聞風遠遁空勞兵力惟該將軍等是問懍之
癸丑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查去年逆船在定洋遊奕至八
月之久且曾擄及乍浦難保無漢奸到處窺伺將險要虛
實潛向該逆告述一經在粵受挫必至返擾浙洋定海現
駐重兵該逆或不肯冒死再犯惟海甯乍浦兩口均為省
城門戶籌防固宜周密而省城逼近兩口設備更須整嚴
是防海更須防陸防逆尤應防奸臣業經札飭杭州府知
府王壽昌督同仁錢二縣多為添雇鄉勇勤加練習分撥
關廂協助兵力並多製火罐備守城垣至陸路攻禦惟鳥

槍擡礮長矛最為利器。杭營鳥槍。向有額設。而擡礮向無
儲備。浙匠亦不諳製造。即所有矛桿。俱用本地竹木。質性
鬆脆。遠不如白蠟桿之堅實。足資撥剿。臣查河南省打造
擡礮。最為得法。白蠟桿亦產自該省。合無仰懇
天恩。敕下河南撫臣飭屬代為打造擡礮五百桿。購備直長白蠟
桿三千根。迅速委解來浙。以便分撥應用。其用過銀兩。俟
該省咨到。即於截留軍需項下。撥解還款。

諭內閣。劉韻珂奏請飭河南省代備擡礮白蠟桿分撥應用等語。
浙江省現在防禦逆夷。軍械必應寬為儲備。著河南巡撫。飭屬
代為打造擡礮五百桿。購備直長白蠟桿三千根。迅速解赴浙

江省備用。惟器械固須精良。而運用尤宜嫺熟。著顏伯燾。劉韻珂飭令各營將弁等隨時練習。以收實效。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山海關各海口。辦理礮臺事竣。所有秦王島石河口各卡。駐紮滿洲營兵丁。著即調回本營。勤加操練。其所調冷口喜峯口二處防守兵丁。並著撤回歸伍。至秦王島澄海樓二處安設礮位。仍著富勒敦泰酌派弁兵。在彼常川瞭望。以免疏虞。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奏。竊督等於三月初五初

九日。兩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飭令星夜趲行。並督率後到官兵。整旅而進。如可抄賊後路。

相機攻勦等因。欽此。仰蒙

聖主指示方略。跪聆之下。欽佩無極。當即一面趲行。一面飛咨浙

停止續調官兵二千八百名。廣西新調官兵二千名。令

其迅速南下。又札飭南韶連道楊九畹。除已過韶境赴省

者。無庸停止外。其餘無論何省續到者。全行截留。令其整

頓軍火。聽候隨同前往。各在案。茲等於三月十二日。馳過

廣東南雄州界。接准南韶連道稟稱。雲貴。湖南。四川。官兵。

由韶赴省者。已有八千餘名。此外各省後起官兵。尚未抵

粵。無兵可留。現撥韶州鎮標兵三百名護送。奕等又催到湖北參將達三。所帶弁兵三百名。隨同前往。至續調湖南湖北廣西兵丁。尚未入境。不能久待。惟廣東礮位大半散失。除守城安放外。餘賸不敷攻守。並據江西撫臣咨稱。札委員外郎福奎等稟稱。江西舊存鐵礮十餘位。因存貯年久。不堪施放。此外湖南廣西續調者。尚未據咨覆。所調硝磺亦未到粵。奕等正在焦急。又訪聞虎門失守後。兵船直抵黃埔。海珠寺礮臺亦為所得。貨船停泊廣州城外。逆夷屢次施放大礮火箭。打入城內。更兼奸民乘機焚掠。內外商民紛紛逃避。適咪唎㗖懇求通商。省中大臣等暫事羈

廩。許為奏請。刻下逆夷兵船。不肯退出外洋。仍在黃埔接

應。聲言候奕到省。即求定局等語。（硃批。可恨之至。）奕等聞之不勝憤悶。伏

思逆夷內犯以來。占據礮臺。連傷提鎮。兇燄所到。豈真莫

之敢當。總緣前此議撫。自撤藩籬。使得乘虛深入。進逼門

庭。在該大臣等因時制宜。可以從權。而奕等奉

命征勦。豈敢依違觀望。坐失機宜。上負（硃批。[illegible]）

委任。惟兵力既難猝集。礮火又未運到。設奕等到省。拒絕通商。夷

人必盡力攻城。儻有意外之虞。救援不及。是欲保廣州。反

速之失陷。（硃筆。）目下寇志不宜再長。（硃筆。）

國威不宜再損。必須計出萬全。方合（硃批。硃批。）

聖訓。此時督臣祁墳現過梅嶺。臣等在韶州暫行停泊。飛咨該督臣迅速趕赴會商。聚集各路官兵。在距省旱路可通扼要地加分營防守。催齊火藥。暗造攻守器具。分頭埋伏。激勵兵勇。出其不意。將內泊者先行痛勦。使逆夷喪膽。並堵截各河港汊。示以久守。聞夷船糧儲窘迫。利在速戰。不過急於要脅售貨。以濟其用。若堅壁清野。俾漢奸無利可貪。黨羽既翦。然後派撥精銳。抄其後路。木簰填河而下。水陸連環。分道兜擒。使逆夷片帆不返。以彰

天討而快人心。

硃批。所見頗當。朕惟佇待捷音。焦切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隆文奏接奉諭旨。並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奏暫候祁𡊮到韶州面商一切。並須製造器具。兼催趲各路官兵等語。該將軍等相機而行。極為妥協。現在祁𡊮想已趕到。各省官兵。計應陸續抵粵。礮火及各項器具。亦不日可成。該將軍等諒早馳赴省城。會合一處。抄襲該夷前後路徑。併力攻勦。不使逃遁。昨楊芳怡良奏請准與港脚船隻通商。朕因其怠慢軍心。已降旨交部嚴議。奕山隆文經朕面授機宜。且屢次寄諭。飭令一鼓作氣。殄滅醜類。該將軍參贊籌務當激發忠良。協力同心。以揚國威而伸天討。切勿為浮言所動。是為至要。